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上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

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

脂本彙校石頭記



曹雪芹著

作家出版社

高鹗續

鄭庆山

校

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

曹雪芹
高鹗

著
续

①上

脂本彙校石頭記



郑庆山 校
• 作家出版社

曹雪芹
高鹗
续著

脂本彙校石頭記



中

郑庆山 校
· 作家出版社

曹雪芹 著
高鹗 续

①下

脂本彙校石頭記



郑庆山 校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脂本汇校石头记/(清)曹雪芹,(清)高鹗著;郑庆山校.-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4

ISBN 7-5063-2623-X

I.脂… II.①曹…②高… ③郑… III.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9560 号

脂本汇校石头记(上中下)

作者:曹雪芹 高鹗

校订:郑庆山

责任编辑:王宝生

装帧设计:马宁 郑庆山

封面题字:林冠夫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080千

印张:43.25

插页:6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3年4月第1版

印次: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623-X/I·2607

定价:6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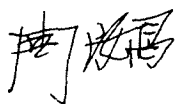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校者简介

郑庆山，笔名正苍山，黑龙江省绥棱县人。祖籍辽宁盘山。生于一九三六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任黑龙江省克山师专中文系教授。黑龙江省师专《中国古代文学大纲》主编，东北五省区师专《中国古代文学》副主编。中国红楼梦学会暨黑龙江省红学会理事，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专攻《红楼梦》版本，研究《金瓶梅》，发表论文五十篇，出版专著《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金瓶梅论稿》；完成新著《金瓶梅新考》，已编《青山文集》十三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序 言



记得那是参加辽宁省第四届红楼梦研讨会的时候，地点是大连海滨的棒槌岛。会议余暇，岛上闲步，有一位同会者走来向我谈话——这就是本书的校订者郑庆山先生。我们相识，自此为始。

以后的岁月，几乎每次“红会”上都能见到他，相遇无杂言，毫无例外的话题就是《红楼梦》版本的重大问题。在1986年哈尔滨的国际红学讨论会上，他要在夜晚找我谈话。我嘱他说，一日的工作和众多学友的来访会谈，已十分疲劳，夜里你来，务望话语从简。可是当他一开谈时，便滔滔而不见休止了……这种情景，也非止一次。

我提这些，是为了说明：在我印象中，他是“红学界”中对版本的校勘整理最为关切、认真、执着的人。数十年来，“不问其它”，锲而不舍。这才是他完成本书的一个惟一的“来历”和“动力”。

郑先生最近又出版了一部《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是学术论著；而本书是在那种功夫和见解的基础上写定的小说本文，是成果，是普及于研者与读者的“总结性”显示，是

数十年辛勤耕耨的收获。因此，我为此书作序，应就其意义价值而粗为介绍——即不同于为学术研究讨论专著作序，重心不一样了。这一点我应当多向一般读者即广大文学爱好者多说几句，而无意絮絮于一己之见。这儿首先就是“为什么《红楼梦》还要校勘写定？”“写定了又有什么好处？”两个问题，如能说清，则本书的意义价值，不待再赘繁文而自明了。

为什么还要校勘？我用实例来回答更生动有力。

有一位旧同仁戴先生，与我同室办公。一日，他忽然对我说了一席话，其中关键的几句是：“我过去总以为，《红楼梦》不就是这个样子嘛（他指的是坊间历来流行的一百二十回程高本）！还要费什么版本校勘等等事情（意谓那都是“红学家”们的“习气”……）；今日才打开耳闻已久的‘庚辰本’（脂批本之一种），只看了半回书，我不禁大为震惊！原来古抄本与世俗的流行本是如此之不同！真是霄壤之别！我以往的看法太简单了。”

他简直惊讶慨叹得不得了，那情景令人一直如在目前。

此为例一。再看例二：

此例是国际盛名的女作家翻译家张爱玲。她有一部考论《红楼》的专著《红楼梦魇》。她说自己从十二岁时读《红楼》，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她有极精彩的话，试听她怎么说——

（看了脂本《红楼》，才知道）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惟一的资格是实在是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会蹦出来。

她又说：

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肯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笆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

……《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请原谅我这混杂的比喻。

这两个实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红楼梦》版本的复杂性与读者的文化水平、文艺鉴赏力的重要性。此二者，就是评价本书的根本问题，当然也就是郑先生为何要做这项工作的根本原因。

自从清代乾隆辛亥（五十六年）由宫廷武英殿修书处设置的木活字排印了一部假“全璧”一百二十回本（通称“程甲”，因有程氏序文，首次印的；以后又有重印的本子，称“程乙”“程丙”等等不同版次），原先少数人所能看到的八十回原抄本渐归湮没，世上一般读小说的就只能看到“全璧”本，此本垄断了坊间书肆中一切辗转翻刻本。旧时称之为“殿版”者也，由清道光年间俄国汉学家在他所购的程本上题明“宫廷印刷的”这句话作出了铁证。这是原本与伪续本（兼篡改本）的一大差异问题。而张爱玲所说“不同的字（异文）大如‘笆斗’”，往她眼里跳，则是当今已发现的不同抄本之间的文句互异的现象——而且差异之多之大，常使读者与研者“目迷五色”。

只因如此，这才决定了必应对之校勘整理写定的巨大工程。

以上是“常识性”简介，可是这“常识”也就是“红学”的学问的大事了，我把它说得轻松些，实际上那是复杂、麻

烦万分的。

复杂、麻烦——还只是“红学”的范围；还有更复杂、麻烦的事情，可谓之“非红学”的问题：要做这项大工程，不仅仅是“工作量”的惊人，而且所谓“校勘写定”者，实际是个“比较、抉择”的鉴赏决断的重大任务。这需要的不再是“细致”“认真”的才能，而是中华文化素养、汉字文学造诣、文艺审美识力等先天、后天的高下浅深的大问题。

这种“复杂、麻烦”性，就更一言难尽了。

比如，世人知有一百二十回式的“全本”之外原有作者曹雪芹的真本（或接近真本）的抄本存在，是从一九二七年胡适先生于上海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通称“甲戌本”）开始清楚明了的（以前虽有“戚序本”石印过，但连学者专家也不认识——只有鲁迅先生识力超群，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了它）。然而，胡先生直到晚年还是本心赏爱他那部“程乙本”——此本由他作序并主持，盛行了七十余年！再看另一权威俞平伯先生，他认为脂评本、戚序本与程印本的文字差异是互有好坏，即“各有千秋”之意。尤有“过”者，直到一九二七以来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有教授宣扬高鹗方是“真正伟大”的中华文圣。

以上所举，也就足以显示一层“校勘整理写定”的“标准”——即如何、凭什么去进行这项工程的又一更带根本性的大前提了。

总而言之，要想了解、评估郑先生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能以本书的形态来公诸学界文林，绝不是由哪一个人写一篇序文或书评的事情。我虽接受了作序的任务，却丝毫不敢怀有什么为人家这样一部鸿编而轻言短长是非的含意。我只想强调表示：如郑先生者，他为了什么将大半生精力投注在这个极端吃力而不易讨好的事业上来？为名乎？为利乎？如有此

二愿，尽可通过其它“亨途”而达其目的，不致甘守寒窗，砭砭穷年，以至白发早日满头乎。盖其一心精诚，为“红”百艰不舍，愿作痴人，为“红”寻“梦”，只这一份精神，就足以说明他的校整的质量非同一般了。

末后，还有一层，遗而不列，是不相宜的，即校整芹书又是与校整其它书册不同的——因为人奇、文奇、性奇、书事奇，故尔聚合而为书奇。对这样的奇书之校理，自然又有极大的特点。换言之，芹书是部“艺术个性”最为强烈突出的特例，如不识其意奇文奇，就会循照俗常一般文字去作校勘取舍，而那就极易陷于昧于雪芹文意的个性特色而以习见通行的“文从字顺”的眼光去对待，于是大量的独特字法句法，都会被“校”失“整”灭，结果写“定”的文本变成了与俗文无别、“千篇一律”的庸品。——倘若如此，那也就说明了又一根本性问题：校整写定的质量水平如何，关键是懂不懂雪芹文心匠意的事情，而绝不是一个“文件编整”的“技术性”工作。

我愿读者能从上列许多层次上去了解和理解郑先生的校著辛劳，水准高下，无待序者一一为之详言了。

时下各地各社所印《红楼梦》版本甚多甚杂，这部郑校一出，当能于五色迷离中显耀其超群的光色。

壬午夏至节日写讫

前 言

这是一部《红楼梦》的新校本。近年来，新出版的《红楼梦》可谓多矣，读者可能要问，有何必要还来校点，你这个本子新在什么地方？

《红楼梦》的旧抄本以及程伟元刊活字本，不是残缺不全，便是错字连篇，即使经过整理，也是大肆窜改，面目全非，非加以校勘不可。然而，解放以来所出版的排印本，由于版本不足，或对于版本认识的错误，不是底本选择不当，便是文字取舍不妥。前者，误用程高本做底本，就是颠倒了版本的早晚关系。高鹗为了迁就后四十回续书，对前八十回的妄改，比任何一种抄本都厉害。后者，虽用脂评本，有的拘泥于底本，把收藏者随意旁改旁添的文字当成原抄手的校补，而有所采取；有的过分重视被整理修改过的传抄本，以为有曹雪芹五次增删过程中的文字，用来校改早期抄本。无论哪一种，都离原著太远，所以有重新校理的必要。

那么，我这个校本新在哪里？主要是底本的选择、校本的使用和校勘方法跟别人不同。版本研究是校勘的基础，因此，须从《红楼梦》的版本说起。

曹雪芹五次增删过程中的本子，一个也不存在了。现存的抄本，都是脂砚斋抄评本的传抄本。根据诸本内容的异同，我把已经发现的十三个抄本和程刊本分作两个大的系统。甲戌本和靖藏本都有僧道与石头对话，从而顽石变美玉那四百二十九字，算是一个系统。缺这四百余字的十一个本子，是丙子本系统，因为这一部分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时抄漏的。丙子本系统诸本，有异于甲戌本而各本相同的文字。丙子本一系又分四个支系，即：己卯、庚辰本，蒙府、戚宁、戚沪、有正

本，杨藏、列藏、舒序、郑藏本，梦序、程甲本。按其底本拼凑的多少和被后人修改的程度分期，甲戌本最早（靖藏本已佚），己卯、庚辰本次之，蒙府、戚序本（有正本亦戚序本）居中，列藏、杨藏、舒序、郑藏本居后，梦序、程甲本最晚。

《红楼梦》的版本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属于丙子本的四个支系之间，文字互有异同，即又有新的组合。粗略说来，前九回虽最为杂乱，但有四个特点：其一，己卯、庚辰本前五回差别较大，自第六回以后，庚辰本方从己卯本；其二，其他各本，杨藏、列藏本从己卯本，余者从庚辰本；其三，在庚辰本一系版本中，舒序本与庚辰本更近，其他数本则比较远；第四，已有杨列舒及杨列、列舒组合。

第十回和十一回，为己庚梦程与蒙戚杨列舒的分别组合。

第十二回，除了杨藏、列藏本有四十六条的共同异文以外，其他各本间的共同异文很少。然而，己庚蒙戚改“林如海”作“林儒海”（戚序本又改回）。第十三回至四十回，则截然分为两个系统，即己庚蒙戚与杨列舒郑梦程分别组合。此外还有杨列舒、杨列、杨舒、列舒的分别组合，其中第二十九回则为庚舒梦程与蒙戚杨列分别组合。

第四十一回至八十回，从第五十五回庚辰本开头有“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等六十三字，他本皆无，第七十九回诸本有贾宝玉《紫菱洲歌》第三句“重露繁霜压纤梗”，而庚辰本“此句遗失”来看，己卯、庚辰二本之外的各本是另有来源的。这些本子，有异于己卯本和庚辰本而各本相同的文字。具体说来，蒙府、戚序本转向后一系，或者说，它们不再与己卯、庚辰本组合（第六十三回同前），而是分别与杨藏、列藏、梦序、程甲本去组合（舒序本佚去后半四十回）。如第四十一回至五十回，庚列一系，蒙戚梦程一系（己、杨亦佚）。同时还有蒙戚列和列梦程的分别组合，而且直贯到八十回。后面的三十回（第五十一回为庚杨列—蒙戚梦程，第五十三回杨藏本据程乙本抄补），己庚梦程与蒙戚杨列分别组合，同时增加了蒙戚杨支系（第六十四回和第

六十七回又另当别论)。

当然，这只是勾画了一个轮廓，实际上，各本间皆有共同异文，而没有直接过录传承关系（有正本据戚沪本照相石印，然有贴改）。

各本间的离合，是由于修改文字所产生的异同形成的，所有各本（甲戌本除外）都有多层次的改文积淀。同时，也分明显示着，中晚期的版本，其底本都是有拼凑的。但是，尽管如此纷繁，它们都与己卯、庚辰本组合过，可见其仍与己卯本和庚辰本同源。

前人和今人以程乙本或程甲本做底本，是本末倒置，是接受高鹗的妄改。用有正本为底本是一个进步，但此本的母本是立松轩的修改本。其底本戚沪本，用程本挖改过，有正本又用程本贴改。庚辰本存七十八回，比较完善，用做底本是很对的。可是这个本子亦经后人修改，并且是在己卯本他人修改的基础上，又修改一次。甲戌本和己卯本都早于庚辰本。我用甲戌本做底本，此本改动极少。甲戌本仅存十六回，不足部分用己卯本。己卯本有少量的修改。此本存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其余部分用庚辰本。说起来遗憾得很，不得不搞了一个新的拼凑本。如果不这样做，就难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著文字。舍此途径，是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的。

己卯本和庚辰本所缺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以列藏本的这两回做底本。第六十四回，分列杨、蒙戚和梦程己两系。列、蒙、戚有回前批语。列藏本另有独出的标题诗，回前批写在题诗之后，是早期稿本才有的现象。但正文是有修改的。

第六十七回，靖藏本有四条脂批。此回从回目到正文差异较大，显然分为两系：列、梦戚一系，程蒙、己杨一系。前者繁，后者简。程本据列藏本删改而成，并非原有两种稿子，后半回的改动多于前半回而已。原著系平铺直叙的白描，为古典式；改作是抑扬顿挫的渲染，乃近代式。列藏本的王熙凤，颇有耐心地倾听兴儿完整地讲述贾琏偷娶尤二姐的始末原由，非常沉着；随后

把一腔怒火发泄在贾琏、贾珍和尤氏身上，是合乎情理的。程本的王熙凤，声色俱厉地责骂并无责任的小厮，却删去抱怨珍、琏，是出于情理之外的；如此急躁地大发作，在奴婢面前，也有失阿凤身份。列藏本虽然并非毫无可议，但是注重凤姐的内心世界描写，总比程本追求冲突激烈的表面效果要高一筹。把原文“巴拉眼睛”改成“疤痕流星”，又将“丢三忘四”改为“丢三落四”，皆是东北方言，显系高鹗手笔。列藏本一系，梦序本连回目的抄写形式都跟列藏本相同——双行并列。列藏本忠于原文，没有修改；梦序本、戚序本都有修改。

后四十回以程甲本做底本，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本。用其余九个本子做校本，它们都是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姊妹本。

那么，底本和校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校勘者在动手工作以前必须把握的。从它们都遭到后人窜改这一点看，似无不同，或者说，只有改动的文字量不同。其实不然，甲戌本的原本是乾隆十九年脂砚斋抄阅再评的本子，名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每页书口下部都有脂砚斋的署名，是他的自藏本。仅次于初评本，即曹雪芹题名“金陵十二钗”者。过录的甲戌本虽然改变了抄写行款，由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改作每半页十二行，行十八字，但每半页仅少四个字，基本上保持原本面貌。己卯一庚辰本是乾隆二十四年冬到二十五年秋脂砚斋四阅评定的本子。今存过录本的底本是清怡亲王弘晓的抄本，都保持着原本行款。老怡亲王允祥是曹家的监护人，怡府本从脂砚斋的原藏本抄出来的可能性很大。甲戌本林黛玉的眉目描写缺下半句，尚留空白，虚以待补。己卯本和庚辰本原缺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第十七回和十八回尚未分回，第十九回缺少回目。都处于稿本状态。诸校本都是整理本，除列藏本还残存着稿本痕迹外，其他各本全然泯灭。故二者性质不同。程高本为了适应后四十回续书所作的窜改，更是严重地损害了原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二者有天渊之别。

底本的稿本属性，表明它们基本上是作者的创作，从生活出

发，写意传神。《红楼梦》的描写是细腻的，但叙述部分不乏粗线条的勾勒，往往一笔带过。校本虽也出自原著，但进行了修改润色，从作品出发，咬文嚼字，精雕细刻，可以说是工笔画。凡此等处，神韵尽失。如己卯本第六十六回有：“然亦断不舍此剑者。说毕，大家又饮了几杯。”列藏本作：“然亦断不舍此剑而去。说毕，解囊出剑，捧与贾琏，贾琏命人收了。大家又饮了几杯。”

底本有文言成分，然逐渐减少，多用口语。人物对话是如此，叙述语言也每每如此。有少量语意含混的囫囵语。简洁浑朴，生动活泼。校本的修改多用书面语，细腻精密，语意明晰，然有误改和妄补。

有了这样的理解，才能准确把握文字的取舍。

校勘的目的无疑是改出一部更加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本子来，这是所有的校者们都一致的。但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各自的文字取舍标准却有所不同。俞平伯先生定了三条标准，“主要的是择善，从同、存真只是附带的。”对此，在他的八十回校本的序言中有很好的讨论。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存真不得则从同，从同不通则择善。

陈乃乾《与胡朴安书》有言：“尝谓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出于无心者，鲁变为鱼，亥变为豕，其误尚可寻绎。若出于通人臆改，则原本尽失。宋、元、明初诸刻，不能无误字。然藏书家争购之，非爱古董也；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或可寻绎而辨之，且为后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也；而求其近于真者，则旧刻尚矣。”（载《国学汇编》第一集，转引自张舜徽《中国校讎学》）存真，便是存底本之本真。如第二回甲戌、己卯、杨藏本之“聋肿老僧”，他本虽各有所改，本为“聋肿”可辨。庚辰、舒序、程甲本改作“龙钟”，不可辨矣。老僧既聋，且又面目臃肿，应是写实，即所谓从生活出发。《聊斋志异·饿鬼》，写马永再世马儿，“而年近七旬，臃肿聋聩”。庚辰等本改者从作品出发，改成文言词语。

既然小说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校书也要服从生活。比如第三十一回写五月节儿童以“虎符系背”，各本皆同。校点本绝大多数改“背”作“臂”，因此书凡当用“臂”处，皆讹作“背”。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绦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芦〕、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红楼梦鉴赏辞典》则说：“旧俗端阳节门插蒲艾，把虎符系于小儿臂上或背后，认为可以避邪。”到底如何，得看实际上是系在哪里。如果做实地考察，也许有古今南北风俗之不同。

然而，底本也被后人改过，要清除改文，便用得着从同的办法。如庚辰本有七处用“足的”，己卯本第八回另有一处。甲戌本与己卯本对应之处，“足的”改作“便”，其他各本也都改了。虽然我们还不明白“足的”这个方言词的确切含义，但据从同的原则，我们还是应该把甲戌本的“便”字改过来。前四十回，自第十三回以后，杨列舒梦程跟己庚蒙戚的共同异文甚多，很多都是可取的。后四十回，己卯、庚辰本独异之文，也多半是后人所改，当酌情以诸本的共同异文而改之。当然，底本之外各本皆同的文字，也有不少是错误的，如“掂斤拨两”作“掂金拨两”；说夏金桂“心中的丘壑经纬，颇步熙凤之后尘”，各本误改“经纬”作“泾渭”，皆是显例。所以对此类异文要有分析，不可盲从。

择善本来与存真不矛盾，原著文字岂有不善之理？然而，事实上又不尽然。比如第一回，在介绍贾雨村的身世时，说：“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原系诗书仕宦之族。”“原系”重出。然而，甲戌、己卯、庚辰三本皆如此，可见是原文。为避重，梦序、程甲改后一“原系”作“也是”。诸校点本从之。虽说有版本根据，然已非雪芹文字。这便是使用择善的原则了。那么，类似情况书中多见，比如仍是第七十九回介绍夏金桂那个例句，说：“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中的丘壑经纬，颇步熙凤之后尘。”“亦颇”已重出，又用“颇”。那该怎么办呢？杨藏本删前句之“亦”，又删